

“滨文库”藏中国戏单的学术价值和研究空间：兼谈 戏单研究的历史、现状与未来

谷，曙光
中国人民大学：教授

<https://hdl.handle.net/2324/2344607>

出版情報：“戲單、劇場與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東亞演劇”學術研討會論文集，pp.96-105，2019-08-27．九州大學言語文化研究院
バージョン：
権利関係：



“滨文库”藏中国戏单的学术价值和研究空间

——兼谈戏单研究的历史、现状与未来

中国人民大学 谷曙光

一、中国戏单的概念、功能和形制

中国戏曲的戏单，又称节目单、演出说明书，是预报戏曲演出的时间、地点、剧团班社、剧目、优伶、票价等演出要点的手写或印刷单页。至于海报，其形制尺寸更大，主要用于街头巷尾的招贴。本文以论戏单为主，兼及海报。

戏单与海报的功能类似，都是演剧的预告，以广告宣传为目的，但又有所不同。戏单一般尺寸较小，多是分发或售卖给单个观剧者的。由于海报主要张贴在热闹的通衢或专门的宣传栏，其中的内容就更为集中了，会把跟演剧最相关的信息呈现出来。戏单多是某一天的演剧信息的预报，而海报往往预告多日的演剧信息。相比戏单，海报具有尺寸大、字体大、内容聚焦、远视效果清晰等特点。

戏单海报的初始价值，主要是预报，盖为观剧者了解当日演出之班社、戏码、优伶等提供信息。戏单乃演戏之附属品，仅为一张薄纸，价格极廉，甚或随戏票附送，分文不取。而观众观剧后，大多随手弃之，并不珍惜，有意识系统收藏者更少。海报在粘贴后，过期即被撕去，一般并不售卖。海报手写的较多，数量更少。戏单海报的预告性、一次性、简便性等特征，都没有给人以保存、留念或珍藏的意愿。因此，戏单海报这类“非书文献”较为珍稀，是比图书杂志更少见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文献。

但是，因为戏单海报准确纪录了某天或某次演剧的相关信息，故而具有一定的资料性。尤其晚清民国时期的戏单海报，因年代久远，存世稀少，更能据以印证优伶的演剧活动、研讨剧目的历史变迁等，因而具有较珍贵的文献和研究价值。正如笔者的老师吴小如先生指出的：“戏单颇具学术研究价值，能据之考镜演出历史，审视剧目变迁，乃至订正讹传谬误。”¹诚哉斯言！

考察戏单的印制，除了手写外，清末以来的戏单多为木刻、石印，后铅印较多，颜色则红、绿、黄、白各色都有，字体以楷体、宋体为主，尺寸亦大小不一。

二、二十世纪上半叶戏单的收藏

戏迷观剧是一种享乐，进而收集自己喜爱的演员或剧团的戏单，则成为一种新的乐趣，可作为日后美好回忆的物证。犹如购买唱片、名伶剧照等，戏单是小小玩物，戏单收集则是整个观剧活动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侧面，更为小众。寥寥数张，往往无关紧要。但是集藏的戏单达到一定

作者：谷曙光，文学博士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。E-Mail: mrgsg88@163.com。

¹ 吴小如《梅兰芳老戏单图鉴》之序言，载《梅兰芳老戏单图鉴》，学苑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1页。

数量时，或集中了某一时段的众多戏单，则研究空间和学术价值就比较大了。由此言之，戏单收藏，数量和规模是非常重要的。民国时期，有意识大力购藏戏单并形成规模的，首推齐如山和周明泰。

齐如山在其《辛亥庚戌剧目跋文》中云：“二十余年以来，余所收藏之戏单约三千余件，见者多非笑之，以其无非玩物而已。其实欲考当时戏剧流行之变迁、戏单印刷之改进、戏班脚色之情形、戏院营业之状况种种迹象者，舍此莫由，是岂可徒以玩物视之耶？”²齐如山此文撰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他不但认识到了戏单的独特文献价值，而且非常精准地加以概括总结，更令人惊喜的是，他收藏了三千余件戏单。齐如山后来在其回忆录中，也专门谈到收藏戏单的事，特别是堂会戏单，他说：“我们收藏的堂会戏单，有六百几十张。什么叫作堂会戏呢？就是人家有生日满月，庆贺演戏，此即名曰堂会戏。或云这种戏单，没什么用处，也没什么价值。其实不然，它不但难得，且于政局社会，有极大的关系。”³疑问随之产生了，齐如山收藏的数量众多的戏单，后来有没有保存下来？它们“花落何处”？

众所周知，齐如山三十年代联络名伶梅兰芳、余叔岩等，筹办了国剧学会。他收藏的诸多戏曲文物、图书、文献等都保存在国剧学会。1949年之后，关于国剧学会的文物、图书等的归属和下落，并未见官方或知情人的记录。似乎国剧学会的大批珍贵收藏，去向成谜。但是，又可发现，当年登记在国剧学会藏品目录上的相当多的文物、文献、图书等，后来出现在中国戏曲研究院（即后来的中国艺术研究院）的馆藏之中了。如果国剧学会的收藏，整宗都归入中国艺术研究院，这当然是令人感到欣慰的事。因为没有散佚、更没有丢失，还可以为学界所利用。这或许跟另一位重要的戏曲研究学者傅惜华有关。但真相如何，笔者并不知详情。另一个情况是，中国艺术研究院和梅兰芳纪念馆都属于中国的文化部，两家的馆藏是有重合的。可能中国艺术研究院收藏的关于梅兰芳的藏品，后来都划拨到梅兰芳纪念馆了。2016年，梅兰芳纪念馆编印了馆藏的《梅兰芳演出戏单集》，分三巨册影印了馆藏的两千余张梅兰芳的戏单海报。笔者推断，梅兰芳纪念馆收藏的戏单，或许就是当年齐如山国剧学会的旧藏。如果不是民国时期有意识的系统保存、收藏，梅兰芳纪念馆不可能有如此丰富的数量和品种。当然，这是笔者的推断，还有待证实。

民国另一位收藏戏单的大户，是著名的“至德周家”之后周明泰，他酷爱戏曲，熟悉梨园掌故，广泛搜集各种戏曲文献史料，并在自己丰富收藏的基础上从事戏曲研究。他编著的《几礼居戏曲丛书》中的一种——《五十年来北平戏曲史材》，主要就是根据戏单编订整理的。周明泰收藏的戏曲文献中，戏单单列为一类，其中北京戏单最多，以年为经，以班社为纬，编排有序。另有天津、上海戏单，堂会戏单，北京戏园海报等。⁴周明泰收藏的戏曲文献史料，在他1949年离沪之前，托付给顾廷龙等负责的上海合众图书馆代为保存，后来又归于上海图书馆，得到很好的保存。遗憾的是，周明泰收藏的戏单，长期处于未整理的状态，且上海图书馆并不提供公开查阅。最新情况是，据说上海图书馆已经开始着手整理这批戏单了。

齐如山和周明泰的戏单收藏，是已知最大宗的现存戏单收藏。今天或许有新藏家在数量上超

² 转引自谷曙光《新善本“辛亥庚戌剧目”考论》，载《文艺研究》2009年第6期。

³ 齐如山《齐如山回忆录》，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，第228页。

⁴ 此处据《至德周氏几礼居藏戏曲文献录存》概述，上海合众图书馆编。

过他们，但是，鉴于齐、周的收藏都是珍贵的晚清民国戏单，品质高，系统性强，这可谓是“时势造英雄”。时过境迁，今天的新藏家再努力，也难以超越了。

不止是中国学者，日本研究中国戏曲的剧评家辻听花(1868-1931)早在《中国剧》(1920)中，就单列一小节论述戏单，对于早期戏单，他有如下描述：“各剧场，将每日剧目，印刷于纸片。演剧之际，于场中售之，俗谓之戏单。该纸片大约长一尺。广六七寸，赤色黄色为多。闻北京曩昔之戏单，系一小纸片，仅用笔写剧目（大约略名），极为简单。”接着，辻听花又谈“近顷之戏单”：“近年以来，戏单形式，渐次变化。木板减少，铅板加增。其所用之纸，华纸少，洋纸多。其格式，则下方排列剧目。各剧目之上，揭出重要优伶之名。往年上海某剧场，曾谋戏单之改良，里面略说各剧内容，以便观客。今已无之。”辻听花自己也收藏戏单：“余收藏古今各地之戏单，不下数百张。仔细研究，颇有趣味。”⁵辻听花定居北京二十余年，在梨园交际广泛，排日观剧，他对戏单形制变迁的说明，是很值得重视的。他在1920年，就收藏了数百张戏单，到1931年去世时，他收藏的肯定更多了，但可惜这批数量不菲的戏单下落不明了。

民国时期，还有其他日本学者对于中国的戏单海报感兴趣并加以收藏，其“学术敏感”很值得重视，对于这种特殊文献，日本学者不但有兴趣，而且已有初步的研究，更显难得。关于日本收藏中国戏单海报的情况，详见下文。

三、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戏单类图书述评

民国时，戏单的收藏和研究，已经显示出很好的势头和局面了。可惜的是，1949年以后，中国的戏曲研究机构和学者，似乎无暇顾及戏单海报这些戈戈微物了。从1949年开始，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，五十余年间，对于戏单的研究、利用，基本处于一种停滞状态。好在新世纪以来，学界、出版界已逐渐认识到戏单海报的特殊价值，并有影印出版老戏单、老海报的举措。

2004年，《旧京老戏单：从宣统到民国》（杜广沛收藏，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）和《首都图书馆藏旧京戏报》（韩朴主编，学苑出版社出版）先后出版，这两部书都是戏单的影印图录，也是具有先导意义的戏单类书籍。前者是杜广沛老人的私人收藏选印，后者是首都图书馆的馆藏。可惜的是，在《旧京老戏单：从宣统到民国》较简单的文字介绍中，错谬百出，故此书只可参考戏单图片。《首都图书馆藏旧京戏报》的问题是，为了压缩成本，戏单影印，有的彩色，有的黑白，为了节省印张，众多戏单缩小印制，甚至戏单上的小字都无法看清辨识，诚为遗憾。

若干年后，学苑出版社陆续推出了老戏单的系列书籍，包括《回首当年：中国戏曲学院老戏单》（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）、《菊苑留痕：首都图书馆藏北京各京剧院团老戏单》（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）、《梅兰芳老戏单图鉴：从戏单探究梅兰芳的舞台生涯》（谷曙光著，学苑出版社2015年版）。这三部书的特点，是设计佳、开本大，采用铜版纸精印，效果好。《回首当年：中国戏曲学院老戏单》和《菊苑留痕：首都图书馆藏北京各京剧院团老戏单》，其实都是杨蒲生老人的收藏，时间上，以1949至文革前的戏单为主。他把早期中国戏曲学院的戏单，捐给了该校；剩下

⁵ 以上三段引文，皆引自辻武雄（即辻听花）《中国剧》，顺天时报社1920年印刷，第244—245页。

的北京各院团戏单，捐给了首都图书馆，之后，再由这两家机构分别编辑出版。

此后，戏单类图书的出版，犹如雨后春笋，纷至沓来。机构方面，梅兰芳纪念馆影印了馆藏的梅氏戏单——《梅兰芳演出戏单集》（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6 年版），总量达 2500 张，全书以编年为体例，1910 年—1919 年为卷一，1927—1949 年为卷二，1950—1960 年为卷三，最后是年份不详者。这是迄今最成系统、学术价值最高的戏单类图录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也推出了《北京人艺老戏单》（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6 年版），精挑细选。私人收藏方面，钮二可先后编印了初、二、三编《鬻髯印象——京剧、昆曲老戏单》（钮二可编，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3、2014、2018 版），都是私人收藏，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戏单为主，可惜书的编排、设计和印制都欠佳。还有《新中国京剧电影海报鉴赏》（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1 年版），是京剧电影海报的影印和简单介绍。

上述戏单类图书，基本都是图片影印性质，惟有笔者的《梅兰芳老戏单图鉴：从戏单探究梅兰芳的舞台生涯》，图文并重，以文释图，是戏单类图书中的第一部学术专著。

此外，还有三部书，《老戏单的新发现——清末民国时期上海京剧演出略考》（上海市文化艺术档案馆编，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年版）、《粉墨留痕——新中国节目单和入场券珍藏故事》（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4 年版）、《上海记忆——珍藏的音乐会节目单》（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 年版），笔者浏览后，感觉都不甚理想。《老戏单的新发现——清末民国时期上海京剧演出略考》的撰文者，对戏曲并不内行，更不懂戏单，写起来东拉西扯，有拼凑成书之嫌。《粉墨留痕——新中国节目单和入场券珍藏故事》是收藏者在讲故事，亦无多少学术含量。

综而言之，新世纪以来，这一系列戏单类书籍和图鉴的陆续出版，显示出学界、藏家和出版社已经充分认识到戏单对于戏剧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意义。这些图书以影印为主，后续的研究尚未能跟上，未来还有较大的学术开掘空间。

四、滨文库：中国之外最大宗的早期戏单收藏

关于日本收藏中国戏单的详细情况，可参看波多野真矢老师的《在日本的中国戏单研究》⁶。

日本收藏中国戏单可分为公藏和私藏。民国时期，一些日本学者游历中国，他们对中国戏曲兴趣浓郁，并在中国大量观剧，且将相关的戏单海报收集起来，带回日本。这些日本学者亡故后，他们的图书资料等遗物，往往捐献给大学或博物馆，于是早年个人收藏的戏单海报就由私藏变为公藏。当然，近年又有一些日本学者开始从中国购买戏单海报等，这是新的私藏。

日本公藏中国戏单、海报数量最多的，是九州大学已故滨一卫教授的收藏。滨一卫是大阪人，毕业于京都大学中文系，后到九州大学任教。滨一卫高中时代跟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是同学，他于 1934 年 6 月至 1936 年 6 月在北京留学，就住在周作人家。有趣的是，作为中国人的周作人，并不喜欢中国戏曲，周在北京定居数十年，从不踏入剧场半步。而在他家居住的滨一卫却雅好中国戏曲，屡屡观摩，乐此不疲。看来在戏曲方面，滨一卫并未收到周作人的影响。

目前，滨文库藏有 186 张戏单（包括少量海报），还有一些戏票，保存状态良好。滨一卫在 1936 年出版的《北平的中国戏》里说：“木板活字磨损得很的，散发出拙劣味儿的那个挺愉快的

⁶ 载《北京晚报》，2018 年 3 月 22 日，第 33—34 版。

广和楼的戏单子，今春以来变成了很一般的铅字了。”⁷笔者很惊讶，滨一卫居然对于戏单的印制方式都那么在意，他喜欢古朴的木刻活字，而不喜欢日益进化的石印铅字。很多中国学者都不会注意及此，可知滨一卫实在是内行，而且应该是个颇有古董情结和趣味的学者。

滨文库收藏的戏单，类型各体兼备，如成人营业戏、学生科班戏、义务戏、堂会戏等，还有少量海报。印制方式则有木刻活字、石印、铅印等。

当然，中国戏曲戏单海报的收藏，主要还在中国大陆，但日本的收藏，无疑是重要的、有益的补充。而且中日收藏各有特色，可资比较研究。特别是在滨文库的收藏中，还有一些连中国国内都没有的珍稀品种，这就更加难得了。

滨文库收藏的戏单，时间基本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，地点主要是在北平，故对于认识、研究三十年代中期的北平剧坛，最有裨益。⁸其中，北平华乐园最多，竟然有 66 张之多。以优伶论，又以“四大名旦”之一的尚小云主演戏单为多，可见滨一卫的趣味和偏爱。

五、戏单变迁和研究路径

最早的商业戏单，是怎样的？文献所限，难以确知。梅兰芳在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里，专门谈过清末的戏单，一种是印在两个火柴盒大的薄黄纸条上，用刻上戏码的木戳子打上去，卖一个“太子儿”；另一种是在红纸上用墨笔抄写的戏码，两个“太子儿”。这两种戏单都只有戏码，而不列演员。但是对于熟客，只看戏码，就能猜出演员，八九不离十。这两种戏单有没有实物呢？当然有，前一种，在周明泰《五十年来北平戏曲史材》中有影印，可以参看。这差不多就是最早的商业戏单了。

自清光绪朝开始，戏单才逐渐规范化，戏码、优伶、戏园子、时间等诸要素日益齐备，印制也逐步精良，采取木刻、石印或铅印等。上海作为中国开放较早的商业城市，在戏单印制上，也开风气之先。清光绪年间上海戏园子的老戏单，时间、地点、优伶、戏码皆有。这种比较“成熟”的商业戏单，北京一直到光绪末年才有。上海老戏单比较“先进”，在时间上比北京要早若干年。

戏单的学术价值，首先表现在忠实记录了某年某月某日某地的演出情况，哪些演员、什么剧目、是何班社，乃至剧场、地址、剧情、戏价、剧照等等，逐日搜罗，就是一部活的戏曲演出史实录。若以学术之道研治戏单，尚可据之考订某位演员的生卒年、声誉高低的变化、某一时期的流行剧目，等等。

戏单海报的主要研究价值，在于以戏单证剧史。戏单虽小道，但其中大有学问。细致研讨老戏单，对戏曲历史，乃至清末以来演出史的研究，都大有裨益。戏单首先是戏曲演出史的文物，具体见证了清末以来中国各地、各剧种、各剧院的演出实况。概而言之，可据戏单研究某时期剧坛上演的演出剧目，考察某剧团的成员变化，探究戏提调安排戏码的学问，并进而了解各地剧场的兴衰，分析戏曲演出票价等等。可谓方寸之间，展现剧史精华，钩稽梨园旧事。

⁷ 转引自波多野真矢《在日本的中国戏单研究》，这一段当是波多野真矢的翻译。

⁸ 关于滨文库所藏戏单的详细情况，可参看中里见敬《滨文库所藏戏单编年》，载《中国文学论集》第 37 号。

六、滨文库藏戏单之研究札记

1、梅兰芳首演《凤还巢》的宣传页

梅兰芳演《凤还巢》的宣传页，《滨文库所藏戏单编年》认为“年月不明”，实则在1928年4月6日（周五）晚的中和戏院。这张纸很重要，是梅兰芳首演《凤还巢》的宣传页，详细记录了梅派名剧《凤还巢》的剧情、关目、首演阵容等，是研究梅兰芳的有价值史料。据笔者看，连中国的梅兰芳纪念馆也未必有，因为《梅兰芳演出戏单集》收入的，是晚一天，即4月7日的戏单。4月6日宣传页的介绍，比4月7日的戏单要丰富许多。这张宣传单，应该不是滨一卫现场观看得到的。

2、“国剧宗师”杨小楼一生的最后一场戏

滨文库收藏戏单里，有一张1937年10月23日，北平（戏单印北京，当时应称北平）新新戏院的冬赈义务夜戏戏单。这张戏单的奥妙何在呢？这场大合作的义务戏，本就难得。更重要的是，这还是“国剧宗师”杨小楼一生演的最后一场戏。前三出不提，从第四出戏开始，就是好戏，程继先、萧长华二老的《连升店》，可称名贵。接着是王又宸、刘宗扬的《连营寨》，王氏乃“伶界大王”谭鑫培的“娇客”，《连营寨》又是他的代表作，其中的《哭灵牌》唱段，他居然灌过三次唱片，可知拿手。尚小云、荀慧生的《得意缘》也是珠联璧合，非堂会、义务戏不见。最后就是杨小楼、郝寿臣、于连泉（即小翠花）主演的《战宛城》了，这是杨小楼的招牌戏，经常在义务戏、堂会戏的大轴演出。于连泉的邹氏独步一时，郝寿臣的曹操与侯喜瑞在伯仲之间。总之，这一台戏，是当时北京梨园的最强阵容了。演完这场后，杨小楼就因病休养了，第二年春天即去世。此时，滨一卫未必在北京，好戏失之交臂，戏单或许是他后来得到的。

3、杨宗师与小名旦刘盛莲合作的《大战宛城》

滨一卫有没有看过杨小楼的《战宛城》呢？看过，因为滨文库中，还有一张1934年9月8日北平开明戏院的戏单。开明是装潢比较先进的西式戏院，设施比前门外的老戏园子要好许多，所以戏单上夸口“北平第一堂皇华丽”，口气很大。大约中产观众比较欢喜这家戏院，尤其是有点地位和身份的女性观众。

这场戏是杨小楼自己的戏班演的营业戏。杨小楼、郝寿臣演《战宛城》，可是戏班里缺少好的花旦饰邹氏，怎么办呢？特约了富连成科班出身的刘盛莲来邹氏，以资号召。盛莲是富社杰出的花旦人才，那时才十九岁，刚出科不久。杨宗师约盛莲来演，也算是提携他，但盛莲的水平一定也是极好的。可惜天不假年，1936年，刘盛莲才21岁就便染肺结核，因病早逝了。他还是剧作家吴祖光的名剧《风雪夜归人》的原型。吴祖光少年时，看过很多盛莲的戏，倾倒一时。笔者的老师吴小如先生对刘盛莲也赞不绝口。戏单上为什么写《大战宛城》，多了一个“大”字？为了显示戏的火炽热闹。有趣的是，这张戏单的左下角还印了“戏单每张四枚”。

4、1935年第一舞台的盛大赈灾义务戏

滨文库所藏戏单里，有一张1935年10月5日第一舞台的盛大赈灾义务戏戏单，由头是山东水灾。这张戏单也非常名贵。从中间的荀慧生《文章会》开始，就大有可观了。郝寿臣的《赛太岁》，就是《审李七》。马连良、于连泉的《坐楼杀惜》，很有号召力，在马连良班的营业戏中，都是放在大轴的。压轴《探母回令》，是尚小云、孟小冬等名伶合作，难得的是孟小冬演重头戏。

那时她已经和梅兰芳离婚，虽然还没拜余叔岩为师，但地位已经非常高了，居然在压轴唱，居于马连良之后。如果不是艺术上有真才实学，极受观众欢迎，是不可能如此安排的。

大轴杨小楼的《铁笼山》，是他长靠勾脸戏的代表作。顾曲家丁秉燧称赞：“只一场起霸观星，就足以使人过足戏瘾，值回票价，而后面还有许多特色都算饶头。他的姜维，气势凝重，八面威风，完全大将身分。身段繁复而美观，走起来可以说盖满了台。在第一舞台演出，能使观众有台上处处都是姜维的印象；在开明、吉祥小一点的台上，就更不用说了。”⁹丁氏多次观赏杨小楼的《铁笼山》，这段话有助于读者想象杨氏此剧的精彩。第一舞台，是民初以来北平最大的剧场，可容纳两千五百观众，一般大义务戏都在那里演。堂会戏、义务戏的排序，是最能看出优伶在梨园地位和影响力的。

5、杨小楼难得一见的猴戏《水帘洞》

杨小楼擅长演猴戏，他的《安天会》非常著名，观者咸以为有“齐天大圣”之气派，盖身上有仙气、霸气，而另一个昆弋班擅演猴戏的老伶工郝振基，比起杨小楼，则被观众讥为动物园的大马猴了。由此可知杨小楼猴戏的精彩绝伦。滨文库中杨小楼的猴戏戏单，不是常见的《安天会》，而是极少见的《水帘洞》，这值得一谈。时间是1935年1月26日，地点在第一舞台，由头是《商业日报》出到八千号，办了一台合作戏。

当晚第二出是小武生张云溪的《挑滑车》，第三出雷喜福、侯喜瑞的《打严嵩》，两人是科班师兄弟，配合极默契。压轴是尚小云、王凤卿等的《梅香玉艳》（即《梅玉配》），大轴就是杨小楼十余年未演之拿手好戏《水帘洞》。连饱看杨小楼名剧的丁秉燧也没看过此剧，可知确是难得。广告宣传说：“真山真水，特别布景，新奇灯彩，五色电光，大转舞台，机关奇妙，文武并重，唱念俱佳，天下第一，与众不同……”文案颇有煽动性。这出戏确实少演，而布景、转台、灯彩之类的，北平一般的戏园子也不易实现，只有第一舞台可以办到。这张戏单的设计不错，“满堂红”，字体也有特色，观赏效果颇佳。

6、杨小楼的新戏《坛山谷》

滨文库收藏戏单中，有几张比较特别，就是剧院编印的广告宣传页，如同报纸一般，比如《哈尔滨剧报》、《开明戏院剧刊》等。这种剧院印制的小报，连中国大陆都非常少见，是很珍贵的故纸。《开明戏院剧刊》第89期，是杨小楼演新戏《坛山谷》的特刊，首演在1934年8月25日晚。《坛山谷》演姜维智取邓艾的故事，由吴幻荪编剧。这出戏，也没演几回，已经失传。但根据这期特刊，可以知晓《坛山谷》的首演阵容、详细剧情、表演特色等，非常有研究价值，是研究杨小楼的珍贵史料。

7、杨小楼的系列戏单

滨文库所藏戏单里，颇多杨小楼的戏单，杨氏不是一般的优伶，而是有着“国剧宗师”的美誉，他的名字，足以代表中国戏曲（梅兰芳语），由戏单足见滨一卫的观剧品味之高。滨文库除了上面介绍的数张杨氏之外，还有《连环套》、《长坂坡》、《甘宁百骑劫魏营》、《落马湖》、《九伐中原》等杨氏主演的戏单，可以放在一起研究。滨一卫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，搜集杨小楼戏单较多

⁹ 丁秉燧《菊坛旧闻录》，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57—58页。

的藏家了，可谓有心人，更有审美品味。

8、叶盛章名剧《酒丐》的关目

《酒丐》是富连成科班风靡一时的“撒手锏”，1935年，由著名小说家还珠楼主（李寿民）编剧，由富连成的“少东家”、名武丑叶盛章主演。滨文库所藏戏单中，就有叶盛章的名剧《酒丐》，这是1938年1月23日，富连成社在长安大戏院的营业戏，列在大轴。这张戏单的可贵之处在于，背面还印制了《酒丐》的剧情和关目。其实，时过境迁，叶盛章是怎么演酒丐的，已是过眼云烟，但是，根据戏单上的介绍，今人可以大概知晓《酒丐》的演出状况，这就是戏单的重要价值表现了。2017年，北京京剧院重排了绝响舞台数十年的《酒丐》，笔者想，如果他们见到这张80年前的老戏单，或许能带给编演者一些灵感吧！这张戏单也是“满堂红”，字体娟秀，大小安排合适，视觉效果极佳。

9、尚小云的系列戏单

滨一卫收藏戏单中，数量最多的，是“四大名旦”之一尚小云的戏单，这恐怕不是偶然。笔者初步统计，有《汉明妃》、《新玉堂春》、《王春娥》、《白蛇传、雷峰塔》、《刘金定》、《新天河配》、《龙女牧羊》、《峨嵋剑》、《法门寺》、《李三娘》、《琵琶仙子》、《白罗衫》、《秋胡戏妻》、《元夜观灯》、《新十三妹》、《神仙世界、劈山救母》等尚小云主演的戏单。

为了提高上座率，尚小云动辄就贴演十余刻之久的长篇剧目，比如《白蛇传、雷峰塔》的广告词就是“八大名剧，一次演完”。《王春娥》，今天一般只演《三娘教子》了，但尚小云演的是全部头二三四本的《王春娥》，戏单上的剧情、关目介绍相当详细，很有参考价值。全部一至八本《刘金定》今天也是冷戏了，通过戏单，可知包括《双锁山》、《困寿州》、《杀四门》、《竹林计》、《烧余洪》、《桃花阵》六出戏。今天还演的，只是《竹林计》、《烧余洪》，而且是由专攻武旦的演员才敢演。而尚小云居然擅长，可见他的武工多么纯熟。像尚小云这样戏路宽广、文武兼备者，实在难得，今已绝迹。

《刘金定》戏单上还写了“各界特烦”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说明这戏不是尚主动要求演的，而是观众特别麻烦他演的。通常，戏单上写“各界特烦”的，都是少见戏或拿手戏。

《龙女牧羊》是尚小云的新戏，也是少见之戏，赖戏单可知关目。戏单上特别说，“特约富连成社百十学生串演各种水族鳞介”，足见场面是非常盛大的。

笔者疑心，尚小云那时的票房和上座，不一定很好，因为多张华乐戏院的戏单上都写着“优待顾客，一律半价”，试想，如果观者极多，上座踊跃，戏票紧张，怎么会“一律半价”呢？

10、从戏单看滨一卫对京剧“四大名旦”的兴趣和看法

由尚小云戏单，还可引发出一个有趣的问题，即滨一卫对“四大名旦”的兴趣和看法如何？滨文库中没有梅兰芳的戏单（有一张1928年《凤还巢》的宣传页），这不奇怪，滨一卫在北平时，梅兰芳已经迁居上海了，滨一卫无缘看到。但是，滨文库藏有多张梅派传人陆素娟的戏单，这说明滨一卫对梅派戏还是很感兴趣的。荀慧生的戏单，有一两张。程砚秋的戏单，除了大合作的义务戏，居然一张也没有。这很耐人寻味，难道因为程砚秋的唱腔幽咽婉转、若断若续，太有特色，滨一卫较难接受吗？从戏单的收藏看，滨一卫似乎对尚小云最感兴趣，梅兰芳次之，对荀慧生和程砚秋或许有所保留。

11、滨文库所藏戏单可做之小专题

除了上面所谈的杨小楼、尚小云之外，滨文库所藏戏单中，可以做北昆第一名旦韩世昌的小专题，还有早年的梅兰芳派传人、号称第一美人的陆素娟的小专题。滨文库中，韩与陆的戏单，都有若干张，不妨合而论之。

七、戏单研究的难点：如何处理排序问题

笔者拜读了几则日本学者撰写的滨文库单张戏单的研讨短文。平心而论，很是钦佩。因为每张戏单，都写成小短文，细细分析，是很困难的，也是很见功力的。特别是每篇短文之后，还列出了参考书目，更显出严谨的学风。就目前戏单的研究而言，中国学者还没有做到如此规范和细致，这足以说明日本学者在研究上的用心细密和筹划完备。

在戏单研究中，关于戏单的排序、排名问题，是最复杂的，也是最难措手的。这存在多种情况。

关于演员的排序。一般来说，营业性的班社剧团，第一主演和重要配角的名字大小和形状，是有意义的，还有所谓“躺着的、坐着的和站着的”的形象说法。但是低层次的龙套底包，他们的名字排序似乎就没有那么讲究了。有的戏单只列比较重要的演员，龙套底包不列。

演员排序还有两种特殊情况。第一种是科班戏单，因为都是少年学生，还没有出科，所有演员的名字全列，大小也一样，显示身份一样，没有高下之分。这是合适的，毕竟还是学生，不宜让他们在小小年纪就染上争牌子、抢位次的习气。第二种，新编新排戏的戏单，因为需要集体出力，比较辛苦，于是戏单上演员全列。

关于剧目的排序。剧目排序，一般从右到左，一一罗列，问题不大。但有一种类型的戏单，把剧目印在上下左右四边，中间再印一个戏。这种戏单的剧目排序，就比较讲究了。笔者在《梅兰芳老戏单图鉴》中，曾举例说明，此不赘。

关于戏单剧目和演员的共同排序问题。有的戏单，把剧目，列了若干出，又把演员列了一大群，关键是剧目和演员都是各自单列的，并未在戏单上匹配起来。针对这种情况，就需要研究者根据知识积累，把剧目和演员逐一匹配。一般来说，只要把主要演员和剧目配上就可以了，不一定每个演员都要严丝合缝的匹配，有时也做不到。这是很考验研究者学术能力的。

笔者认为，戏单的排序、排名问题，如果能全部搞清，当然最好。但事实上，难以实现。有时不得已，只要能搞清第一主演和重要配角，也就可以了。还有时，甚至不宜太细，因为戏单上的信息不够，不足以把特别细微的问题全部搞清楚。这一点，仅供日本学者在研讨单张戏单时参考。

八、结语与展望

文献是研究的基础，研究日藏中国戏单海报是探寻梨园秘辛，钩稽菊坛史料，在做基础、细致的文献史料的发掘整理工作。

随着近十余年出版影印了大量的戏单类图书，现有的戏单资源已经非常丰富了。未来的戏单研究，会向深入细致发展。比如除了京剧、昆剧，可以做一些地方剧种的戏单影印和研究，如越

剧、沪剧、滑稽戏等；除了梅兰芳，还可挑选近现代戏曲史上一些最有成就的演员，整理、影印、探讨其戏单；以民国以来最著名的戏院、舞台为单位，搜集、影印、研究其戏单，如天蟾舞台戏单等。在研究方面，应该把综合研究和个案分析结合起来。日本学者倡导的，单张戏单配合单篇小论文的研究路径，是值得提倡的。

日本学者如此看重中国的戏单海报，并整合全日本研究中国戏曲学者的力量加以研讨，令笔者十分尊敬，也非常欣喜。松浦恒雄教授对京剧戏单做过深入的专题研讨，极有见地；中里见敬教授极具创意地主导召开了世界上第一次中国戏单研讨会，盛况空前，这些都标志着，日本的中国戏单研究，是引领风气的，其研讨之精细、合作之有序，在很多方面已经走在了中国的前面。滨文库所藏戏单，是一笔珍贵的戏曲文献史料。不妨把中国和日本的戏单做比较研究。窃以为，日藏中国戏曲戏单海报的研究还应让中国学者介入，建议中日两国学者共同努力，一起研究。最好把这些日本藏的戏单海报整合起来，在中国影印出版，介绍给中国的戏曲研究者、爱好者，这样才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戏单的价值。滨一卫等日本前辈学者地下有知，也会感到欣慰。